



青原法派研究

徐文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青原法派研究

徐文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原法派研究 / 徐文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161-8262-8

I. ①青… II. ①徐… III. ①禅宗—佛教教派—研究—
中国 IV. ①B946.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1675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9.25
插 页 2
字 数 465 千字
定 价 8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禪宗文化發揚光大青原法脈源遠流長

佛曆二五六〇年四月初八日 然一題



序

江西吉安是著名的禅宗之乡，青原山为天下闻名的禅宗祖庭。禅宗四祖道信大师曾于吉州受戒，并于此地传禅。后世自六祖惠能嫡传青原行思以下，名德辈出，宗匠叠起，青原法派，天下流传。

吉安市委、市政府制订“三山一江一城”的旅游发展战略，将青原区定为吉安中心城区休闲大花园，青原区委、区政府决定大力推动青原山的文化建设，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他们希望通过整理青原法脉，挖掘禅宗文化，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以提升青原区乃至整个吉安市的文化知名度做出贡献，这是一件很有远见，并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文化工程。

为此，他们专门礼请北京师范大学徐文明教授来编写这部《青原法派研究》的专著。徐文明教授长期致力于禅宗研究，有十余部与禅宗相关的著作问世，并发表论文二百余篇，勤学深思，创获甚多，是这项专著工程的最佳人选。果然，徐文明教授不负当地政府领导和民众的厚望，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写出了这部四十万字的巨作。

曹溪一滴，流入吉水；宝林之花，盛于青原。青原行思大师门下石头希迁，开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不仅派分中国，并且遍行东亚，成为中国禅宗中与南岳怀让系并肩的最大禅派之一。作者在书中对青原法派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全面探究，对行思以下各个重要的支派和宗师进行了深入地探讨，特别是对三宗之外其他较少受到关注的支系与人物，如德山门人感潭资国系、岩头全豁系等，对于其中重要禅师的生平经历、师承宗系、住持道场、机缘语句、禅法理论、地位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梳理。

作者对行思大师打破旧俗，回到本乡传法，体现了乡情与道情、爱国与爱教的统一这一优良传统，深加赞许，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论述。因而，

书中也以较多的篇幅突出青原系在江西乃至吉州青原本地一带的传播，与弘法盛况，并专门列表图示青原派吉州高僧的简况，这也与当地政府弘传本地文化的意愿相契。

书末，作者还以专章论述了青原系在海外的传播情况，突出了青原系在国际上的广泛影响。青原系自晚唐始，便陆续流传到新罗、越南、日本等地，并且成为当地最有影响的佛教派别。其中，一些宗匠还成为国师帝师等，有力促进了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对推动当今国际文化交流，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是很有启发的。

作者书成后，嘱老朽续貂数语以为序，故略读目录和数章节后，写了以上几点观感，以为复命，期读者当以读本书为首务。

楼宇烈
2016年5月

前 言

青原行思为六祖惠能大师门人，也是青原法派的开创者，下出石头希迁，希迁下出药山惟俨与天皇道悟，药山下出曹洞宗，天皇下出云门与法眼二宗，成为青原法派的主流。青原与南岳两个法派并盛共存，延续至今，体现了禅宗两株嫩桂久昌昌的盛况。

青原法派繁荣至今，并非无因，而是具有十分突出的特色。其一，行思大师生于吉州安城，又在本乡终身弘法，这是比较少见的。丛林相传，有“弘道莫还乡，还乡道不香”之说，据说大名鼎鼎之马祖，一度回乡弘法，被乡人嘲笑为“马簸箕”之子。而行思大师却反其道而行之，坚持在本乡弘法，融合道情与乡情，打通世法与佛法，体现了出入不二、两边不立的精神。

其二，青原法派的崛起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尽管《宋高僧传》卷九有“自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头，往来憧憧，不见二大士为无知矣”之说，然此说出自石头法孙刘轲，或有溢美之嫌，其实当时石头的影响力与马祖无法相提并论，石头门人的数量亦不足马祖的十分之一，直到晚唐时期，随着药山、丹霞、天皇三大系都明确宣布归宗青原，青原一系的力量才开始增强，具备了与南岳系并立的资本。到了宋代，由于汾仰宗已然衰落，临济宗有孤立之感，而青原系的云门、法眼、曹洞三宗都依然兴盛，故青原始有出人头地的势头。

其三，由于石头多数门人都曾先后参见二大士，故其归属问题时有争论，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本书尊重其后人的选择和传统的观点，将药山、天皇、丹霞三支都纳入青原法派，这不完全代表个人的学术观点。中国禅宗宗派之见并不浓厚，相互之间关系融洽，合作与团结为主流，争论也只限于学术辩论，基本上不伤和气。这是中国佛教的优秀

传统，应当发扬光大。

青原系对于中国禅宗发展的意义无须讨论，而对于青原系的研究却仍显不足。一则对于曹洞、云门、法眼三宗缺少整体系统的研究，二则对于三宗之外其他青原支派关注不足，很多重要禅师甚至几乎无人问津。当然，由于时间与篇幅局限，本书也无法完成对整个青原系的完整阐述这一艰难复杂的重任，而是希望对于青原法派的整体轮廓和思想体系进行比较全面的概括，有助于了解青原系的全貌和基本构架。

本书特色之一，即对于青原系三宗之外的支派和人物进行尽可能详尽地研究与描述，这些方面往往是被忽略的，如丹霞系、德山门下资国感潭系、岩头系等，这些支派当时影响都很大，只是由于后世不继而被忽略。

本书特色之二，即重视青原本土支派和人物，对于青原系与吉州有缘特别是青原山弘法者给予特别关注，这也是继承了行思大师的宗风，强调禅法与乡情的结合。

本书特色之三，即通过图表和年表，对于整个青原系的概况进行全面的描述。图表体现青原系的各个支派及人物传承情况，对于一些在正文中未曾细述的重要人物加以补充说明。年表则是对于青原系发展脉络的详细再现，有些关键人物及历史事件于此得以展示。事实上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补充展现青原系的全貌。

由于时间紧迫，学力不足，本书存在的问题肯定不少，希望得到诸方的指点。

目 录

序	楼宇烈(1)
前言	(1)
第一章 青原行思与青原法派的开创	(1)
第一节 青原行思的生平事迹	(1)
第二节 行思的禅法思想	(6)
第三节 石头希迁的生平与禅法	(14)
第二章 石头希迁门人及其影响	(19)
第一节 石头希迁主要门人	(19)
第二节 潮州大颠及其门人	(35)
第三章 丹霞天然及其法系	(51)
第一节 丹霞天然生平	(51)
第二节 丹霞天然禅法	(60)
第三节 丹霞天然门人	(69)
第四节 翠微无学及其法系	(79)
第四章 天皇道悟及其法系	(102)
第一节 天皇道悟	(102)
第二节 德山宣鉴及其门人	(106)
第五章 感潭资国及其法系	(113)
第一节 感潭资国与白兆志圆	(113)
第二节 白兆志圆门人	(115)
第三节 智洪与大龙山系	(119)
第四节 怀楚与白兆山系	(122)

第六章 岩头全豁及其法系	(136)
第一节 岩头全豁	(136)
第二节 岩头门人	(138)
第三节 瑞岩师彦及其门人	(142)
第四节 玄泉彦及其法系	(148)
第五节 罗山道闲及其法系	(160)
第六节 大宁隐微	(175)
第七节 明招德谦	(185)
第七章 雪峰义存及其法系	(196)
第一节 雪峰生平	(196)
第二节 雪峰义存参学与悟道机缘略论	(204)
第三节 雪峰门人概况	(214)
第四节 载入僧传的主要门人	(217)
第五节 福建雪峰门人	(237)
第六节 雪峰吉州门人	(250)
第八章 云门宗	(254)
第一节 云门文偃参学经历	(254)
第二节 云门门人	(279)
第三节 云门宗在吉州的弘化	(300)
第九章 玄沙与法眼宗	(307)
第一节 玄沙师备	(307)
第二节 地藏桂琛及其门人	(310)
第三节 清凉文益与法眼宗的建立	(314)
第四节 法眼文益门下	(325)
第五节 法眼宗在灵隐寺的传承	(332)
第十章 唐五代曹洞宗	(342)
第一节 药山惟俨及其门人	(342)
第二节 洞山良价、曹山本寂与曹洞宗的建立	(344)
第三节 药山系在吉州的弘化	(346)
第十一章 宋元明清曹洞宗	(356)

第一节	大阳警玄	(356)
第二节	浮山法远、投子义青与曹洞宗重兴	(360)
第三节	青原齐禅师	(371)
第四节	辽金元时期曹洞宗北传	(374)
第五节	明清时期曹洞宗	(387)
第十二章	青原系的海外传播	(396)
第一节	雪峰、云门宗的海外传播	(396)
第二节	法眼宗的海外传播	(399)
第三节	药山、曹洞宗的海外传播	(404)
附录		
	青原法派大事年表	(409)
	青原法派传承世系略表	(441)
	与吉州相关禅师列表	(448)
	参考文献	(452)
	后记	(457)

第一章 青原行思与青原法派的开创

第一节 青原行思的生平事迹

青原行思为江西吉州安城人，其生平事迹相关资料并不完整，禅宗史料有《坛经》、《祖堂集》、《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青原山有明萧发生《青原遗碑略记》、正德十年（1515）《青原净居禅寺钟铭》等。

行思生卒年，《祖堂集》称“师以开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迁化”，后世禅宗史料因之。此与《宋高僧传》所载一致。

据《宋高僧传》卷九：

又释行思，姓刘氏，庐陵人也。濡润厥躬，贞谅其性。出尘之后，纳戒已还。破觚求圆，斲雕为朴，厥志天然也。往韶阳见大鉴禅师，一言蔽断，犹击蒙焉。既了本心地，祇迭告还，复吉州闾化，四方禅客，繁拥其堂。开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入灭于本生地。敕谥大师号曰洪济，塔曰归真。其塔会昌中例从堙毁，后法嗣者重崇树之。^①

《景德传灯录》卷五作“唐开元二十八年庚辰十二月十三日，陞堂告众，跏趺而逝”^②，更加明确是在开元二十八年（740）庚辰之末入灭。如此行思卒年明确，生年未明。

然而青原本山所留碑铭则是另外的说法。《青原净居禅寺钟铭》称“东土七祖慈应禅师，族出安城刘氏，唐开元二十六年于山趺化，到今肉身住

① 《大正藏》50册，第760页中下。

② 《大正藏》51册，第240页下。

世八百余载，水旱疾疫，祈罔不应。弘治辛酉，合寺毁熄，肉身殿宇无存”^①。

此处明确称是开元二十六年（738）行思趺化，比前说早了两年。如果说这只是后世之说，不可凭信，那么还有更加重要的史料。

据《青原遗碑略记》：

天宝六载碑，略曰：七祖，汉长沙定王发后，得旨曹溪，遂住青原。开元二十六载化，寿六十八。时朝议郎、江南西道采访判官朱元，朝议郎、庐陵县令吴自励，僧道莫、如画等，印山龕于绝顶。^②

这是有关行思生卒年的最为原始可靠的资料，可惜的是如此重要的碑文竟然未引全碑，而是略记其事。从所引碑文内容来看，天宝六载（747），江西采访判官朱元、庐陵县令吴自励、僧人道莫、如画等人，共同为其在山顶造龕，供奉真身。此说与前引钟铭一致，出自青原本山，是可靠可信的资料。

如此行思（671—738）生于咸亨二年（671），灭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寿六十八。

行思早年史事不详，《景德传灯录》称其“幼岁出家，每群居论道，师唯默然”^③，唯言其出家很早，未明具体时间，《青原山志》则道其开耀元年（681）十一岁出家，不知所据，又道他于通天二年（697）二十四岁时前往曹溪^④，此说显然有误，要么是万岁通天二年（697）二十七岁时，要么是延载元年（674）二十四岁时。

行思在曹溪十几年，深得法要，颇受六祖器重。

据《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卷一：

师深器之，令思首众。一日，师谓曰：“汝当分化一方，无令断

① 《青原山志》，方志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页。

② 同上书，第231页，标点有改动。

③ 《大正藏》51册，第240页上。

④ 《青原山志》，第44页。

绝。”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绍化。（谥弘济禅师）。^①

又据《景德传灯录》卷五：

祖深器之，会下学徒虽众，师居首焉。亦犹二祖不言，少林谓之得髓矣。一日祖谓师曰：“从上衣法双行，师资递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来，遭此多难，况乎后代，争竞必多。衣即留镇山门，汝当分化一方，无令断绝。”^②

六祖门下，人才辈出，以资历论，最早门人以法海、玄策等为首；由明悟言，玄觉堪称第一。行思、怀让、神会等属于小字辈，虽然列名《坛经》，当时并非地位最高者。传衣之说不见于《祖堂集》和《宋高僧传》，或当为后世所作。《景德传灯录》作者道原属于法眼宗，为青原后人，推尊祖师，合乎情理。然而既然《坛经》明言六祖深加器重，“令思首众”，表明行思在门人中具有比较突出的地位，为后辈中之杰出者。

据宋元之际的《青原山墨宝碑》，“寺创于唐景龙己酉”，这表明行思于景龙三年（709）离开曹溪，回到家乡开创青原山静居寺。行思回到家乡的时间有三种说法，《青原山志》之《大事记》称“神龙元年（705），肇建安隐寺，开山祖师法号等失考”，这是否定了行思的开山祖师身份，不可取，与黄庭坚“水犹曹溪味，山自思公开”之说不合，并且与该书第三章第一节“开山祖师行思”之说自相矛盾。其实这是行思归乡建寺的一说，而且是时间最早的观点。第三种说法最为广泛，即开元年间开山说，一般说成开元二年（714），是为了强调行思是在惠能去世后离开曹溪。

此三说之中，究竟何者更加可靠呢？神龙元年说太早，开元二年说太晚，景龙三年己酉说于史有据，应当从之。其时行思年近四十，思想已然成熟，故六祖令之归乡开法。

此说还有旁证，据《中土前期禅学史》：

① 《大正藏》48册，第357页中。

② 《大正藏》51册，第240页上。

僧传云其“居曹溪数载，后遍寻名迹”，表明他未必留至六祖去世。也许他就在景云元年（710）时离开曹溪，游历名山，以广见闻，是以对其后之事知之不多，故而其言建塔之时与他书不同。他此次出游，大概只在南方一带（北方早时已经游历），待闻六祖去世，便赶回奔丧，于记六祖灭度归葬时日之时，痛断肝肠，心中恍惚，故不遑多问，其间偶闻旁人误传景云二年（711）玄楷、智本建塔及先天二年九月六祖归新州之事，未加细思便记下来，致有此误。神会二至曹溪究竟呆了几年难下定论，然据其语录，他曾与远法师辩论时举普寂同学西京清禅寺广济于景龙三年（709）十一月至曹溪偷传法袈裟之事^①，其描述颇为生动具体，当是神会亲历。神会曾为北宗弟子，又在西京受戒，可能与广济当年已经认识，其述此事时广济及在场的惠远、玄悟等大概都尚在世，若非实有其事，神会又安敢指名道姓地加以指责。由此亦可知神会当时尚在曹溪。神会既然误记景云二年（711）六祖令弟子造塔事，可见其时他已离开曹溪，不得其情。因而最有可能的是景云元年（710）神会离开曹溪。^②

《祖堂集》、《景德传灯录》皆载神会自曹溪来参行思，而神会离开曹溪游方访道是在景云元年（710），大概其年六祖教示十弟子三科法门、三十六对法，令其分化一方，事在付嘱行思之后，表明了行思的特殊地位。

行思开法三十年，影响很大，四方禅客，齐聚其堂，使得江西吉州成为禅宗传播的中心之一。开元二十六年（738）十二月十三日，行思入灭，奇异的是，他和六祖一样，真身不坏。天宝六载（747），江西采访判官朱元、庐陵县令吴自励及行思门人道莫、如画等为其在山顶造龕，安奉真身。

行思入灭之后，被门人奉为七祖，前来参礼者甚多。

据《青原山志》之《大事记》：

天宝八年（749），扬州大明寺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遇海风

① 《神会和尚禅话录》，第32、33页。

② 徐文明：《中土前期禅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70、371页。

受阻，由广东返回扬州时，路过吉安，与随行的日本僧使普照，特地到寺参礼行思和尚塔。

又据《游方记抄》卷一之《唐大和上东征传》：

后移开元寺，普照师从此辞大和上，向岭北去明州阿育王寺，是岁天宝九载也。时大和上执普照师手，悲泣而曰：“为传戒律，发愿过海，遂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于是分手。感念无喻。时大和上频经炎热，眼光暗昧。爰有胡人，言能治目，加疗治，眼遂失明。后巡游灵鹫寺、广果寺，登坛受戒。至贞昌县，过大庾岭。至虔州开元寺，仆射钟绍京左隣在此请大和上至宅，立坛受戒。次至吉州，僧祥彦于舟上端坐，问思托师云：“大和上睡觉否？”思托答曰：“睡未起。”彦云：“今欲死别。”思托谕大和上，大和上烧香，将曲几来，使彦凭几向西方念阿弥陀佛。彦即一声唱佛，端坐寂然无言。大和尚乃唤彦彦，悲恸无数。

时诸州道俗闻大和上归岭北。四方奔集，日常三百以上。人物骈阗，供具炜烨。从此向江州，至庐山东林寺，是晋代慧远法师之所居也。^①

如此鉴真路过吉州是真，然而时间不是天宝八载，而是九载（750），而且普照并未随行，他在此前已经去往浙江明州了。鉴真在吉州时，门人祥彦于舟中入灭，其他事迹不明，他有可能到靖居寺参礼，但是原始史料没有明确记载。

大历二年（767），颜真卿到访，应寺僧之请，书“祖关”二字，后刻于山门。

《宋高僧传》称“勅谥大师号曰洪济，塔曰归真。其塔会昌中例从堙毁，后法嗣者重崇树之”，似乎暗示其师号与塔号都是武宗会昌灭法（845）以前所得，此说不符合实际，有夸大行思影响之嫌。《景德传灯录》称是僖

^① 《大正藏》51册，第991页下、992页上。

宗时（874—888）谥，已是唐末。而据《青原遗碑略记》，“大顺元年，谥曰弘济大师”，依照惯例，塔号也应同时。如此，直到唐昭宗大顺元年（890）时，行思才得到朝廷的谥号，此时距离唐朝灭亡只有十余年。

第二节 行思的禅法思想

有关行思的思想资料存世不多，最早出自《坛经》。

据《六祖坛经》：

行思禅师，生吉州安城刘氏。闻曹溪法席盛化，径来参礼。遂问曰：“当何所务，即不落阶级？”师曰：“汝曾作什么来？”曰：“圣谛亦不为。”师曰：“落何阶级？”曰：“圣谛尚不为，何阶级之有？”师深器之，令思首众。

对此笔者曾经作过解释。

据《顿悟心法》：

行思来参礼六祖，马上就问：“当何所务，即不落阶级。”阶级，就是阶梯，阶梯的本质特征是有上有下，有高有低，分阶层。所以行思这一问，就奠定了后来青原的宗风——追求不落阶级，不起分别，不生二见，要有平等性智。

六祖没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反问：“汝曾作什么来？”你曾经做过什么？其实这句话，既是反问又是回答。问在启发，答就在启发之中告诉他答案。这寥寥数语，含义极其深刻。

青原马上就受了启发，说：“圣谛尚不为，何阶级之有？”就是说，我连菩提都不求，连涅槃都不求，连佛都不作，阶级从哪儿来呢？就是从自己的分别心中来的，这个世界本来没有分别，上下本身是人为的施舍。如果心中没有凡圣见的时候，还有上下高低吗？六祖只说了六个字，就把行思给超度了，转凡为圣，转识成智，转迷为悟。^①

^① 徐文明：《顿悟心法》，金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162页。